

阴谋不断

谜团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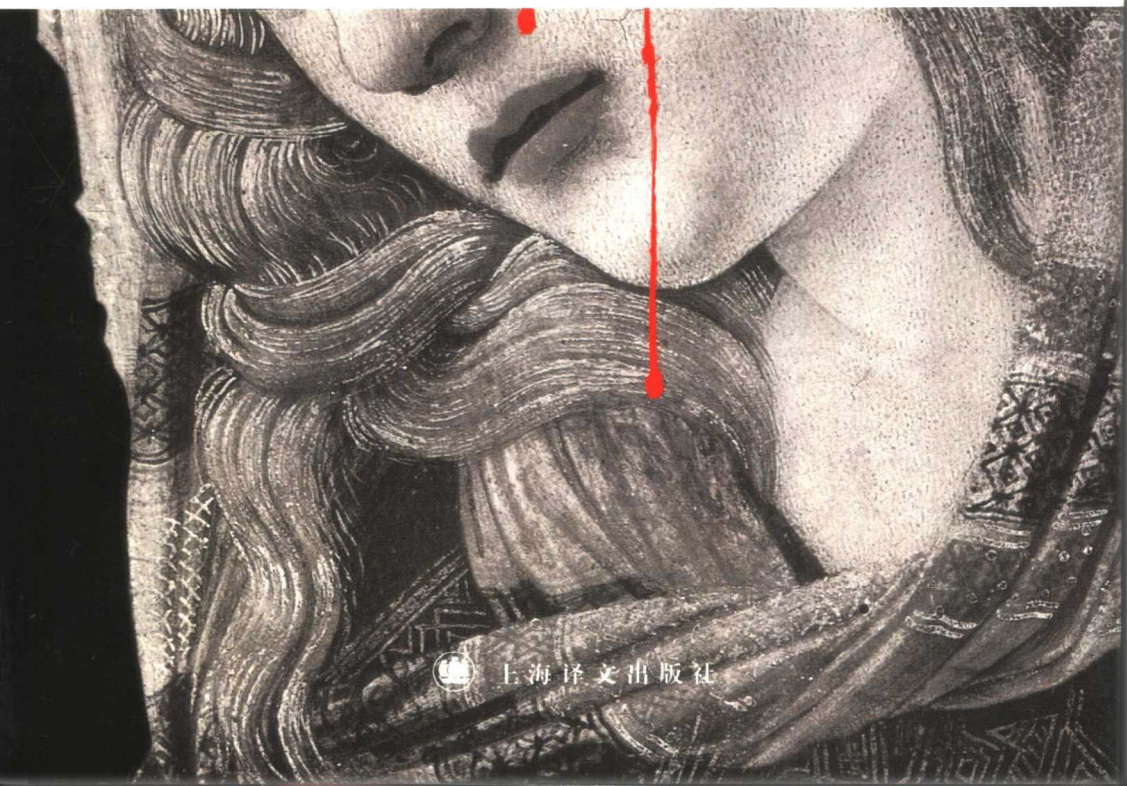
多元素悬疑小说又一巅峰之作



〔美〕 尼尔·奥尔森 著

圣 The Icon 像

苏守仁 万芊芊 译 张廷伦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 尼尔·奥尔森 著 圣 The Icon 像 苏守玉 万芊芊 译 张廷俊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像(美)奥尔森著·苏守玉,万芊芊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2006.9重印)
ISBN 7-5327-4027-7

I. 圣... II. ①奥...②苏...③万... III. 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0087 号

Neil Olson

THE ICON

Copyright © 2005 by Neil Ol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5-327 号

圣像 [美] 尼尔·奥尔森/著 苏守玉 万芊芊/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08,000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8,001—12,250 册

ISBN 7-5327-4027-7 I·2266

定价: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727956

致谢辞

我的代理商斯隆·哈里斯先生以其丰富的经验解决了困扰本书前几版的难题,这证明了他无愧为耐心、毅力和幽默的化身。编辑丹·科纳韦先生则具有小说家才有的讲故事的天赋,我的书字字经他的慧眼校对,才能像现在这样与读者见面。吉尔·施瓦茨曼、克里斯汀·文特里和莉斯·法雷尔三位女士也兢兢业业,各尽其职。

另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也仔细阅读了本书,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其中包括凯瑟琳·克鲁维利厄斯、杰西·多里斯、杰克·莫里西、玛丽·安·纳普斯、玛西娅·奥尔森、罗斯·奥尔森和奥尔加·维佐利斯。同时,我还要感谢卡梅伦·奥尔森,她为我提供了有关军队历史方面的重要信息;感谢肖恩·海明威,他对大都会博物馆进行了深入调查,为我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维斯里·安德烈欧普勒斯的回忆——德国兵占领他的村子库扎尼的资料——是促成本书的第一灵感源泉。而我的家人——布拉德、劳拉和贝格·尼尔——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也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是维系我创作信念的精神支柱。

我还要深深感谢众多作者的作品给予我的灵感,其中包括海伦·C·埃文斯、丹·霍夫施塔特、约翰·洛登、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戴维·塔

尔伯特·赖斯、斯蒂芬·朗西曼和C·M·伍德豪斯,其中要特别感谢的是马克·梅佐儿。书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部分内容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可能会有意偏离事实,这些当然都是我的个人责任。

我最深挚的感谢应当献给卡罗琳·萨顿女士。她是我的第一位读者、编辑、宣传策划人以及书中人名和颜色的提供者。她不但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和安慰,而且每天早晨六点把我叫醒,让我开始一天的工作。

1944年夏

希腊伊庇鲁斯

阿德尔菲斯^①高山顶峰上的雪松被北风吹得东倒西歪，遮住了山洞。从雪松上方，他可以看到东面的品都斯山脉^②如同灰色的云团一样高耸入天，北方褐色的山脊向柯尼扎^③和阿尔巴尼亚^④边界绵延伸展，想象中他似乎看到了西面的伊奥尼亚海^⑤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粼粼波光。阿德尔菲斯山下是险峻的绿色山谷和多山岩的村子，被几座高高的教堂石塔分隔开来。伊莱亚斯队长小时候常来这边山上玩，那时候他想象着山外的生活：要么到南方的雅典去；要么踏着叔叔的足迹，漂洋过海去美国。可能会当兵，做医生，当个流浪音乐家或者间谍——干哪行不要紧，但每个梦都是逃离这儿的梦。他从没想到过会回到这片大山，在自己的祖国被人到处追捕。

米卡勒斯神父来到康斯坦丁山洞时，已经过了午夜。尽管他最近很少来游击队，但他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们。伊莱亚斯一向睡得很少，他让年轻的神父到山洞后面点着灯笼的地方去。几星期前，伊莱亚斯已经警告过米卡勒斯，说德国人会更加严密地监视他，所以上兵们都明白他眼下的出现说

① 希腊语中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② 希腊本土的分水岭，纵贯南北。

③ 希腊北部的一个城镇。

④ 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国家，位于亚得里亚海。

⑤ 位于希腊中部，其海岛是欧洲著名的旅游胜地。

明有紧急情况。

“神父，祝福我们吧！”

黑色法衣飘过时，一双双脏手轻轻抓住衣袖，为他们对德国兵和自己的同胞所犯下的，并且在今后仍然会犯的罪行乞求赦免。伊莱亚斯注视着他的手下，觉得他们一个个都像孩子似的。神父没来时，他们还大大咧咧、杀气腾腾，现在却一副羔羊般温顺又悔悟的样子。他们眼里看到的不是年轻的神父本人，而是上帝。对有些士兵来说，神父的赐福是几个月来万能的神赐予他们的第一次抚摸，而黑漆漆的山洞越发加强了这一效果。神父低声祝福着他们，但伊莱亚斯既听不到，也不在乎。见到神父时，只有他一个人丝毫不感到惊讶。

“欢迎你，神父。”米卡勒斯那张英俊修长的脸从阴影中出现时，队长开口问，“你是来讲道的，还是来跟我喝一杯的？”

“别开玩笑。有消息。”

伊莱亚斯又一次注意到，三年的苦难和沧桑已经在神父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事实上，米卡勒斯身上一直有种古老的东西，一种无关世俗的东西，他黑色的眼睛里似乎有个古老的神灵会不时闪现。他俩还是孩子时，伊莱亚斯就见过这种神情。但米卡勒斯身上还遗留着年轻人的热情和使命感。他亲眼目睹过各种残忍暴行，也赦免过同样的残忍暴行，却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队长不得不承认，这是需要某种力量的，某种他所不具备的力量。然而，神父自己却从没有过任何残忍的举动，从没用过自己的双手夺走任何一个同胞的生命。这点无疑关系重大。神父们都应该是凶手，否则，他们怎么会真的明白杀人犯内心的想法呢？

“把消息告诉我。”伊莱亚斯终于说道。

“德国人明天要烧村子。”

阴影里，斯皮罗骂了一句，但其他人仍然沉默不语。

这已经不是队长第一次考虑该如何回答才好了。重要的是，面对这一威胁，他必须表现得态度认真，谨慎周到，好让米卡勒斯把话说下去。而最重要的是，要把米卡勒斯留在游击队里。

“是谁告诉你的？”

“是谁说的很重要吗？你打算怎么办？”

“是谁说的十分重要。有些人的名字让我相信这消息是可靠的，但有些名字则会让我觉得这消息是骗人的。”

“几个钟头前来了四卡车德国兵。你们肯定看到了。”

“看到了。”

“来了四五十个人。他们来这儿肯定是有目的的。”

“可能是找我们。”有人怀疑。

“不可能。”伊莱亚斯说，“人手太少了。现在，没有一个营的兵力他们是不会进山的。”

“自从我们炸了汽油库之后。”斯皮罗又说道。

“你们是不是为那次偷袭感到很自豪？”神父问道，“德国人第二天在普拉西诺赫里翁^①广场杀了四十三个人。”

“我知道。”队长回答说。

“四十条希腊人的命才换了一条德国兵的命。你觉得很划算吗？”

① 希腊地名。

“一个德国兵加上一个汽油库，重要的是油库。可以不杀人的话，我谁都不想杀。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呢。共产党游击队正在伯罗奔尼撒半岛^①袭击德国人的武装船队，大白天的就干掉了几十个德国人。”

伊莱亚斯知道自己的声音里充满了嫉妒。要是他有共产党游击队那么充足的人手和物资，他就不用陪上司玩什么阴谋诡计了。

“炸了油库，你的英国朋友肯定很高兴，”神父鄙夷地说道，“只不过连累了很多老百姓送死而已。”

“这是战争，米卡勒斯。还有更多人会死的。”

“如果你不制止的话，明天就有很多人会死！”神父火了，“老人为了保护他们的房子会起来反抗的。”

“他们是群傻瓜！”伊莱亚斯说，“不过走着瞧，你错了。不管我们跟他们打不打，他们都会烧了村子，烧了所有的村子，但是，在他们从这儿撤走之前，他们是不会这么干的。现在还不到时候。”

“英国人跟你说的吗？”

“这是德国人的办事风格。这段日子，我们没有在附近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没道理放火烧这儿。否则他们早就一把火把这儿给烧了。”

灯光中，他们互相注视着对方。这两个年轻人，都还不到二十五岁，如今却被迫挑起了只有经验更丰富的人才能胜任的重担。米卡勒斯三年前从神学院毕业后，回来帮助病人膏肓的潘特利斯神父，只比德国人早到了几天。六个月后，他埋掉了老神父的尸体，挑起了他留下的担子。战争的破坏使当地的主教无法委派新的神父，而在卡塔利尼^②村长大的米卡勒斯二十

① 地处希腊南部，古代文明发祥地。

② 希腊北部一地名。

一岁就成了村民们的精神守护者。战争爆发时，伊莱亚斯在军事学院。当希腊军队把意大利人打得溃不成军时，他还是个炮兵观察员，但当德国人发动“迈里特”作战计划^①，几天内旋风般包围并击溃希腊军队时，伊莱亚斯已经回到了雅典。在希腊政府收拾残局，经海路转移到克里特岛^②期间，伊莱亚斯骑马到了北方山区，协助组织力量以抵抗德军。“老人呐，脆弱得不堪一击，”他离开雅典前，祖母曾对他说，“好人啊，都死光了。”

“村民都快饿死了，”神父强调说。

“这我也知道。”

“你当然知道。你的人把什么都拿走了。村民们把他们的食物、儿子连同性命都交给你。你又准备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不让他们白白牺牲。”

“那就是什么都不干了。”

“我现在只有二十个人。”

“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四个村的男丁都到你这儿来了，就为了一口吃的。你的人应该有现在的两倍那么多。”

“他们正在执行任务。”

“没有你的带领吗？”

“是谁告诉你德国人要烧村子的？”

神父满脸厌恶地摇了摇头。

“你想要的就是那个名字。如果他搞错了，把他当做煽动捣乱分子杀

① 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3日发布了第二十号命令迈里特作战，作战的目的是占有希腊以保护罗马尼亚的油田，希特勒特别强调时间的掌握与速度的重要性。

② 爱琴海最大的岛屿，希腊神话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了；如果他说对了，把他当通敌叛国分子杀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采取行动。”

真相比神父所讥讽的更加罪恶深重，但是神父的话还是刺痛了队长。在伊莱亚斯接手这个由共和党人、保皇派的农民和退伍老兵组成的杂牌军之前，这些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打击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上了，没有哪个派别去打德国人。英国突击队不得不采取各种折衷的方法，使窝里斗的各派互相妥协，指导他们有目的地行动。尽管伊莱亚斯对外国人怀着深深的不信任，也耻于接受外国人的指挥，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从英国人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怎么埋放炸药，怎么一声不响地杀人，怎么和那些不知哪天会成为敌人的家伙们并肩战斗。或许，有些东西他学得太好了。他见识过共产党是多么强大，多么有组织性；现在意大利人已经投降了，德国人撤退也是迟早的事。他不能再对上司关于对国家的长期威胁的警告置之不理了，因此才有了现在这个令人憎恶的秘密行动计划。

“队长，”科斯塔的声音从洞口传来，唤起了大家的注意。伊莱亚斯、米卡勒斯和其他人挪动着脚步，走过漆黑的山洞，边走边拿起各自又旧又破的来复枪。“上面，莱夫瑟里斯发现上面有情况。”

低矮的雪松把洞口遮住了，但从洞口上方的岩脊上可以俯瞰整个山谷。队长往上走时，莱夫瑟里斯拉了拉他的衣袖，指指一公里外的一个小山头。伊莱亚斯认出深蓝色的天空下教堂石塔黑色的轮廓，又看到下面跳跃着五颜六色的奇异光束。那是透过玫瑰色的窗户映出来的火苗，有异常情况。

“他们好像早就开始放火了。”科斯塔说，“神父，烧的是你的教堂。”

“你他妈的，闭嘴！”斯皮罗骂道。

就在米卡勒斯神父挣扎着要下山时，伊莱亚斯抓住了他的肩膀。

“没用的。你还没到那儿，整个教堂就已经烧起来了。”

“圣母像。”米卡勒斯低声说道，黑暗中有几个人双手合十。大多数人直到那一刻才知道，他们的守护女神还藏在教堂的一堵假墙里。脑海中伊莱亚斯看到金叶上的烛光，看到圣母像现身时木质画框中那双悲伤的黑色眼睛熠熠闪光，看到教堂里黑压压的一群顽固不化的愤世嫉俗者敬畏无声地跪倒在圣母面前。他看到圣母的美把“毒蛇”也迷得魂不守舍。对圣像的爱会把他的计划给毁了。

“圣像在哪儿？”莱夫瑟里斯问，“山下有人去取吗？”

“没人去取，没人知道在哪儿。”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随它去吧。”队长说，但是士兵们马上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放火不在计划之内，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可以掩盖圣像失踪这件事，只要“王子”动作够快，就可以先一步把圣像拿走。

“听我说，”米卡勒斯插话说，“如果灭不了火，我至少可以把圣母救出来。放我走！”

“我们都去，”斯皮罗说。

“不许去！”伊莱亚斯命令道，但是他感觉自己的手下都不肯听从命令。他们很少违背他的命令，也从来没有当面反驳过他，不过现在，他正冒着队伍失控的危险，跟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较劲。另外，既然现在情况不对劲，他也该去看看有什么可以挽救的。他抓住神父的肩膀，把他推给莱夫瑟里斯。

“看住他，”他告诉哨兵，“科斯塔，斯皮罗，跟我走。”

“没有他，我们怎么能找到圣母像呢？”

“我知道在哪儿。”

神父的抗议声一路伴随着他们，一直到崎岖的山坡上，一切才又重归静寂。树林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身后；然后他们又跨过了一堵矮石墙。从山洞到教堂没有明路，但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走，哪怕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也能轻松地找到路。伊莱亚斯听得到身后老斯皮罗沉重的脚步声，却没法确定科斯塔的位置，虽然这个小伙子离他不过几码远。人人都说，伊莱亚斯疯了才会收下科斯塔，但他自己清楚，没有几个人能被训练到行动悄然无声，用密码发送复杂的消息，而且杀人不眨眼。伊莱亚斯学过这些本事后马上就教给别人，自己不免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是事实证明科斯塔是个聪明的学生。被遗弃者往往最擅长玩弄手段。

斯塔姆蒂斯·马弗鲁达斯是卡塔利尼首屈一指的买卖人，专搞黑市交易。所有人都怀疑他勾结德国人，所以，尽管他儿子科斯塔有副好脾气，大家都还能容忍科斯塔，却没人信任科斯塔。但这些对伊莱亚斯来说都不重要；叛乱本来就是一盘妥协的棋局。科斯塔的父亲已经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因为他放着战争财不发而去参加游击队，简直是个白痴。这小子之前就很快喜欢上了伊莱亚斯，自那以后，就更喜欢他了。现在队长跟科斯塔几乎形影不离。伊莱亚斯想知道科斯塔为参加游击队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个年轻人跟家人脱离关系，没有真正的朋友，偶尔有队友伤亡，他也无动于衷，时机到来时，杀起人来似乎也太过急切了点儿。不过，他能够迅速灵活地完成最艰巨的任务，是完全可靠的。伊莱亚斯希望手底下多几个这样的人。

他们很快来到教堂下面的斜坡上，匍匐到前院的北墙根后蹲了下来。火是从这栋古老的石头建筑里烧起来的，跳跃的火焰疯狂地舔舐着褪色的污迹斑驳的窗户。木头燃烧时的剥裂声清晰可闻，清冷的空气中弥漫着

一股烟味。院子里，十几个德国兵转来转去，根本没意识到游击队的存在。有几个还在系头盔，检查来复枪，似乎只比游击队早到了几分钟而已。教堂门口黑烟滚滚，一个军官被逼退了回来。伊莱亚斯觉得可能是马勒那个纳粹分子，不过在这样不正常的光线下，很难看清楚。那个军官两手空空，没从教堂里拿到什么值钱的东西。难道马勒来晚了吗？

队长在心里咒骂了一句。计划泡汤了。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卑鄙的把戏；都是那个该死的“毒蛇”说服他加入的。

“斯皮罗，去看看土窖那边有没有人。”

老家伙悄无声息地走了。

现在可以肯定那个德国军官就是马勒，他们叫他“王子”。他正朝教堂南墙附近走去，其余的人大都跟在他身后。科斯塔和队长交换了一下眼神，小伙子马上转向别处了。他是为他的指挥官感到羞耻，还是以自己知道内情为耻呢？科斯塔是除了“毒蛇”和“王子”以外唯一一个知道队长计划的人，当伊莱亚斯得去别处时，是他为各方传递信息。难道是因为这个秘密太大了，科斯塔承受不了？

他们身后的山脚下传来树枝断裂的噼啪声，两个游击队员晃动着来复枪要开火。

“等等。”队长制止道。

米卡勒斯从树林中走出来，跌跌撞撞地爬到山坡上，莱夫瑟里斯紧跟在他身后。科斯塔沿着山坡滑下，一把将神父按倒在地。

“对不起，”莱夫瑟里斯低声说，不敢看队长的眼睛，“他说如果不放他走的话，就让我下地狱。”

伊莱亚斯没浪费时间斥责手下，却神色严厉地盯着神父。

“用咒人下地狱的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神父，你真让我吃惊。”

“教友，让我到教堂里去！”

“去见德国兵吗？”

“他们不会开枪打我的。”

“前面着火了，你没法进去。”

“那就试试后面。或者地下室。”

似乎是为了回答神父的话，斯皮罗又出现在队长身边。

“地下室也不行。那边德国兵太多。”

“那就试试后面，”米卡勒斯坚持道，“那儿有树，他们看不到我们。”

他的手下又开始跃跃欲动，队长找不出不行动的借口。他也不能再把精神恍惚的神父托付给别人了。

“呆在我身边。就在我身后，左侧，明白吗？”

“明白。”

他们沿着树林绕到北面，来到古老的石头建筑后，那儿是神父的私人入口，隐藏在暗处。火的确是从前面烧起来的，但火势已经穿过又高又昏暗的窗户，一路蔓延，教堂内部保存较好的部分似乎也已经着火了。

“太晚了，”莱夫瑟里斯伤心地说。

“不晚。”神父想从队长身边硬闯过去，却被一把抓住了。

“莱夫瑟里斯说得对。”

“至少让我试试看。圣像……”

“不过是用木头和颜料做的，米卡勒斯。随它去吧。”

神父那张修长的脸猛地抵住队长的脸，额头顶着额头，低声说着。

“你错了。圣像所蕴涵的远不止你看到的这么多。”

“你说什么？”

“即使你说得对，但信仰可以赐予事物力量。圣母几百年来治愈了多少人的病啊？对这些人来说，圣母就是一切。”

队长没法马上回答。在他看来，膜拜圣像是老太婆才会着迷的事，他父亲也对此嗤之以鼻，就像他对待所有的宗教一样；当地村里的年轻人长大了也会摒弃或者漠视对圣像的膜拜。伊莱亚斯不是共产党员，但他见识过更大的世面，在那儿，科学战胜迷信，崇拜圣母不是人们的行动指南。雅典让他见识到了这样的世界，也许他在那儿呆得太久了。又或者他回到这儿本来就是个错误。他那些年轻的战士还没他那么相信神父，但他们恐惧时，不会像他们的共产党兄弟一样互相帮助，而是求助于上帝、圣父和圣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受神父和老太太的影响，他们的信仰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米卡勒斯的父亲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那米卡勒斯的信仰又来自何处呢？伊莱亚斯策划了这样一个行动之后，他又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信仰呢？

“听我说。”

有什么好说的？他的话根本没法说完。这时，他注意到离教堂挺远的一块墓地有人影在晃动。是马勒和七八个德国兵，他们在寻找后面的入口。德国人绕了个大圈往相反方向去了，但可能很快就会跟游击队碰面。伊莱亚斯略一走神，抓着神父的手稍微松了一点。但这足以让神父从他手中挣脱，跳过断墙，跑上斜坡，朝隐秘的入口冲去。队长僵在原地，喊不出声。德国人显然认出了那件黑色的法衣，没有开枪。但有一个德国兵飞奔上去，拦住了神父。

“别跑，站住。”

队长左侧响起沉闷的来复枪枪声——是斯皮罗的老式曼利彻尔步枪，那个德国兵重重地跌坐下来，侧倒在地。片刻后，几发子弹从另一侧射来，打在石墙上，发烫的碎片四处飞溅，游击队员低头闪避，德国兵寻找掩护。米卡勒斯被那个倒下的德国兵绊了一跤，但马上又站稳了，消失在入口处。

战斗的突然爆发让伊莱亚斯镇静下来，他出声指挥手下沿墙根分散开，立刻装好子弹还击。命中率不重要。十字架和狭长的墓碑掩护不了德国兵；他们唯一的真正掩护是教堂的拐角——因为每次只能有一两个人从那个位置射击，游击队可以暂时把他们牵制住，而不暴露自己兵力不足的情况。一旦其余的德军几分钟后赶到，那将是四个打五十个。不过，神父也许能赶在德军之前出现。

有个人翻过墙，向门口跑去。穿着黑色衬衫，戴着黑色头巾，俯身疾冲。是科斯塔。这家伙要干什么？他既不喜欢神父，也不喜欢圣像，不过他已经行动了，也就只好随他去了。埃菲尔德式步枪重装弹药太浪费时间了，队长把它扔在一边，拔出手枪，朝着德国兵一阵乱扫，白白浪费着宝贵的子弹。斯皮罗和莱夫瑟里斯也加强了火力，科斯塔飞快地穿过门洞。

伊莱亚斯队长弯下腰，给已经发烫的手枪重新装上子弹，观察着自己的位置。事情真够糟的，没办法了。斯皮罗不该开那枪，不过当时他一定是认为米卡勒斯处境危险才开枪的。如果伊莱亚斯不把事情跟马勒摆平，那个被打死的德国兵会让村民付出惨重的代价。他现在正跟马勒交火，这对谈判可没半点好处。去他妈的吧。要是那几个被“毒蛇”带去拿武器的队员还在的话，他早就把那个卑鄙的计划给毁了，放开胆去杀德国兵。要是……不行，这次行动草率，太蠢了，这都是他的失误。

不过，这都已不重要了。他耳朵辨出北面的树林里有来复枪背带发出